



安宁

[土耳其] 阿赫迈特·哈姆迪·唐帕纳尔 著

夏勇敏 译

H u z u r

Ahmet Hamdi Tanpınar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安 宁

[土] 阿赫迈特·哈姆迪·唐帕纳尔 著

[中] 夏勇敏 译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仅以此书献给塔勒克·泰梅尔博士

——阿赫迈特·哈姆迪·唐帕纳尔

译者序

土耳其是一个地跨欧亚两大洲的国家。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注定成为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汇点。从以古希腊文明和古罗马文明为代表的爱琴海和地中海文明到现代欧洲文明，从以两河流域文明、赫梯文明为代表的古代近东文明到伊斯兰文明，东西方诸多文明都给这个国度打上了自己的烙印，而土耳其人在从阿勒泰山到小亚细亚漫长的迁徙过程中与其他诸多民族的交流与融合，也赋予了这个民族罕有的文化多样性。所有这一切，为土耳其的文学创作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土耳其文学大致可以分成十一世纪之前口口相传的游牧文学、十一世纪到十九世纪中叶的伊斯兰文学、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近代文学和之后的共和国文学四个阶段。而小说被引入土耳其文坛，是始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奥斯曼帝国革新运动。在土耳其一百多年的小说史上，阿赫迈特·哈姆迪·唐帕纳尔占有特殊的位置。

唐帕纳尔是把“现代小说”这个概念引入土耳其文坛的第一人。在他看来，“现代小说”最重要的特点是围绕个体的人而展开，而“旧小说”则总是否定个体的人在命运和生活面前的自由，甚至否认个体的存在。他在阐述小说的目的时曾这样说过：

“在诗歌中，我追寻的是自我；而在小说中，除了自我，我还尽可能多地在追寻生活和人，也就是除我之外的其他人。换句话说，我所追寻的，是属于别人的时间。”

唐帕纳尔深受弗洛伊德的影响，总是以一个心理分析师的视角去审视自己笔下的人物，试图从人物的头脑和生活中去寻找人性的一切奥秘。因而，人物大量的内心独白和自言自语，成为了他的小说的一大特点。

由于亲身经历了土耳其近代社会的巨大变革，因而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传统与现代所引发的激烈碰撞，以及人们在变革的漩涡中找寻自我和灵魂之安宁的渴望，成了唐帕纳尔作品中不可或缺的主线。

唐帕纳尔是土耳其文坛诸多大师之一。作为一名长期从事土耳其语工作的翻译工作者，用自己的耕耘让中国读者能够对陌生的土耳其文学有所了解，是本人最大的心愿。但由于水平有限，这个译文一定还存在不足，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借此机会，我要衷心感谢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土耳其共和国文化部予以的宝贵支持，同时感谢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土耳其语部专家厄兹江·布泽先生给予的大力帮助。

译者

2008年12月于北京

目 录

第一部 伊赫桑	1
第二部 奴兰	55
第三部 苏阿德.....	196
第四部 明塔兹.....	286

第一部 伊赫桑



自从他称之为哥哥的堂兄伊赫桑得病以来，明塔兹还一直没有正经出过门。除了请大夫、去药店买药、到邻居家借用电话之外，这个星期他几乎都是在病人的床头，或是独自在自己的房间里看书、思考，或是在安慰两个小侄儿中度过的。伊赫桑在持续了将近两天的高烧、乏力和背痛之后，突然被宣布患上了严重的急性肺炎。随之而来的恐惧、紧张和担忧让家中的每个人都觉得天要塌下来了，于是每个人的唇边和眼神里无时无刻不挂上了乞求和祝愿。

每个人都伴着伊赫桑的病情所带来的忧虑入睡，又伴着同样的忧虑醒来。

这天早上，明塔兹仍旧伴着这种忧虑，从被火车的汽笛声造成的截然不同的另一种恐惧染红的梦中醒来。已经快九点了。他在床沿上坐了一会儿，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思绪。今天有一大堆事需要他去处理。医生约好在十点来，但他没有必要等在家里。现在最要紧的，是必须尽快给病人找到一个看护。因为，不管是玛吉黛，还是他的婶婶，也就是伊赫桑的母亲，整日都守候在病人的床前，已经根本没有时间顾及孩子们了。

年迈的佣人好歹还能照看一下阿赫迈特，现在必须有个人来同萨比哈周旋，她现在最需要的是有个能同自己说话的人。想到小侄女的样子，明塔兹由衷地笑了。然后他注意到，自从搬回家住，自己对亲戚们



的爱已经换了个样子。“难道这一切都是一种习惯？难道我们就只爱自己身边的人吗？”他对自己说。

为了摆脱这个念头，他把思绪拉回到了找看护的问题上。玛吉黛的身体并不好，他甚至无法想象她在如此疲惫的情况下是如何支撑下来的。如果忧虑和疲劳再增加一点，她肯定会重新变成一个影子。是的，他必须去找到一个看护。另外，下午还得去拜访一下那个讨厌的房客。

穿衣服的时候，明塔兹反复地对自己说：“这些被称为人的‘琴’……”因为童年时代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孤独中度过的，明塔兹养成了自言自语的习惯。“还有那被称为生活的另类……”随后，他的思绪又回到了小萨比哈身上。仅仅是因为回了家才喜欢小侄女的这个念头让他很不高兴。不是这样的，她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不仅如此，如果回想一下她出生时家里的状况，他对她甚至是充满感激的。因为很少有一个孩子，能够在那么短的时间内给一个家庭带来如此大的安慰和欣喜。

三天来，明塔兹一直在为寻找看护而奔波。他收罗了一大堆地址，打了无数个电话。但在我们这个国度，想找的总是找不到。东方是等待的地方，只要有一点点耐心，所有的东西过一阵子都会自己找上门来。比方说，在伊赫桑康复六个月后，肯定会有一两个看护来找他。但在需要的时候……看护的问题就是如此。至于那位房客……

房客的问题，完完全全就是个麻烦。那位房客自从租下伊赫桑母亲的这个小店铺的第一天起，就没有停止过抱怨，对这个店铺从来就没满意过。不过已经过去了十二年，房客却从来没有提及过搬走的事。最近两个星期，房客居然接二连三地请人捎过话来，说是希望东家少爷或是东家太太本人无论如何都去光临一下自己的小店。

这件事让全家人都难以置信，连饱受高烧和疼痛煎熬的病人都大吃了一惊。因为全家人都知道，他们这位房客唯一的特点是不肯露面，把自己藏起来，即使东家要找，也要尽可能避而不见。

最近几年来，续签租约和收房租这类事都归明塔兹，所以他非常清楚地知道，即使房客就在店里，甚至就和自己面对面，要看见他也是难上加难。

每当年轻人一只脚刚刚踏进店里，房客便会赶紧戴上那副墨镜，如同戴上一件充满力量的护身符或是拥有魔法的武器，在镜片的背后变成



一个隐形人，然后便喋喋不休地唠叨起市场的萧条、生活的沉重和那些每月按时领薪水的国家公务员的幸福，对自己为了那句“为赚钱而劳作的人才是安拉所钟爱的奴仆”的圣训而放弃了公职下海做生意——是的，他仅仅是因为先知的这句话，尽管明知不对，但为了不违圣命而开始经商的——而自责。末了，他会说：

——少爷，这世道您也知道，现在我真的没有能力。请向太太转达我至高的敬意，请她再宽限几天！她老人家不单单是我们的房东，更是我们的大恩人。过上十五天，我会恭候她的光临，再给她献上一点点小意思。这样，他便把事情搪塞了过去。可没等年轻人迈出店门，他又会突然对自己刚才的承诺感到害怕，用颤抖的声音重新说道：“我也不知道十五天够不够……”因为他没法说：“如果可能的话，不管是房东太太，还是你们中的任何人都别再来了！你们有什么理由来啊？难道让我住在这样一幢破烂的房子、这样一个古怪的笼子里还不够，还得让我给你们交钱吗？”所以只能请求：“房东太太最好是下月初，或是下月中再来。”他就用这样的请求，把约会推得遥遥无期。

正是这位从来不喜欢被人找的仁兄，这回却不断地请人捎来口信，向东家问好，坚持要和东家太太，不行的话和少爷中的一位见见面，谈谈租用店铺后面那所老宅子闲置着的厢房和两间阁楼的问题，还再三强调租约早就该续签了。所以，大家的惊讶也就合情合理了。

正因为如此，明塔兹今天下午必须去一趟店里。以前每个月去那里时，他总是一百个不愿意，因为他对从那里能够得到的答案早已烂熟于心。可这回情况完全变了。昨天晚上，当婶婶对他说“明塔兹，你去见见那个人吧”的时候，伊赫桑没有像往常一样在自己母亲的背后对他做那个“别白费劲，你清楚他会说啥，随便去哪里转一圈就回来”的手势。因为他被“钉”在了床上，胸脯在费力地一起一伏。

伊赫桑与那个房客的关系，是建立在不为无谓的重复劳动浪费精力这一思想基础上的，而明塔兹则是不想让婶婶失望。因为那个店铺是婶婶的父亲留下来的遗产，所以她对租金看得很重。而且这个租金的故事，也为这个明塔兹称之为“伊赫桑先生之岛”的家增添了一大堆茶余饭后的谈资。

每当明塔兹回到家把得到的答复告诉老太太时，她的第一反应总是勃然大怒：“该掉脑袋的家伙……混蛋……”之后愤怒会一步步被慈悲

所代替：“这个可怜的人，没办法啊，他身体本来就有病……”然后再演变成满腔的忧伤：“他也许真的没挣到钱！”最后她会给自己找个理由：“如果不是偌大的宅子就剩下了这么一间铺子，我早就把它卖了，那样我也就可以解脱了。”以此来说明这从来不能按时收回的租金给她带来了多大的烦恼。每当话说到这里，家里的每个人都会忍不住捧腹大笑。之后的某一天，老太太会决定再来一次例行的拜访。这时她便会差人去请家住于斯居达尔^①的阿利菲女士过来住上几天，因为没有这位已故的塞利姆帕夏^②女儿的陪伴，她是绝对不会上街的。而阿利菲女士总会在约定的日子到来。这之后的三四天，老太太会不断地作出决定：“明天我们该去见见那个家伙了”，可这样的计划总会因为到邻居家串门或是去了喀帕勒市场^③而搁浅。终于有一天，老太太会乘着出租车满载而归。

说来也怪，老太太去见房客，从来就不会空手而归，每次都会拿到尽管不是全部，但却也相当可观的一部分租金。明塔兹也好，伊赫桑也好，一直惊讶于她的这种成功。但实际上，这事儿一点也不奇怪。

伊赫桑的母亲非常喜欢阿利菲女士，就是没法儿忍受她的那张嘴。只要阿利菲女士在家里稍微住久一点，老太太那种明塔兹从儿时就已熟知的咄咄逼人的怒火就会迅速膨胀。火候到了的时候，老太太便招来一辆出租车，把不知道自己要上哪儿的阿利菲女士拉上车。车子开到于斯居达尔轮渡码头，老太太会把她请下车，说上一句：“再见了，亲爱的阿利菲。我会再请你来的。”然后直奔店里。

要把处于这种精神状态下的房东敷衍过去，绝对是困难的。事实上，房客也曾经有几次试图用肚子疼之类的借口当做挡箭牌。萨比莱夫人第一次是建议他用薄荷煎水喝，第二次给他推荐了一味更复杂的药。当房客第三次耍起同样的把戏时，萨比莱夫人便问：“喝过我告诉你的药了吗？”房客回答说：“没有。”老太太随即正色道：“这样的话，你从此就别再提你那病的事。明白了吗？”也就是这第三次拜访让房客终于明白，这个处于愤怒和良心的痛苦之间的老妇人是可能被敷衍过

① Üsküdar, 位于伊斯坦布尔亚洲部分的富人聚居区。

② Paşa, 将军。

③ Kapalı Çarşı, 伊斯坦布尔著名的室内市场，以销售手工艺品、皮货、纪念品著称。因有很多金店，也被称为“黄金市场”。



去的。明白了这一点，以后每当老太太走进店里，房客便会赶紧给老太太叫来一杯咖啡，然后装模作样地算上一会儿账，等着老太太刚刚把咖啡喝完，便递上一个信封。从店里出来，老太太便会坐着出租车，一家接着一家地逛起商店来。给家里的每个人挑选礼物，在把刚刚到手的房租花得一文不剩之后才会回家。伊赫桑和明塔兹都清楚，这个店铺、租金和房客，附带加上阿利菲夫人，是老太太唯一的娱乐和奢侈，是她打发时间的唯一重要的方式。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俩都非常宽容。

其实，在“伊赫桑先生之岛”，每个人做的任何事都会被宽容以待。每个异想天开或是好奇的举动，招来的即便不是哈哈大笑，也会是微笑。因为“岛主”希望如此，并且相信只有这样，每个人才会幸福。这样的幸福是他年复一年、一砖一瓦亲手堆砌起来的。可如今，命运正让他经历着另一种体验。因为伊赫桑的病情非常严重。“今天是第八天。”明塔兹在心里默念道。别人告诉他，伊赫桑的病情在双数的日子里都会比较平稳。

他用力耸了耸肩，在挣脱了一夜的噩梦所带来的倦意之后下了楼，发现萨比哈脚上穿着他的拖鞋，正气鼓鼓地坐在沙发上。

明塔兹无法忍受这个往日整天鼓噪不停的孩子这种无声无息的样子。尽管阿赫迈特也是安静的，但他的安静是与生俱来的，因为他是那种永远自责的人。特别是自从得知了自己出生那阵子发生的悲剧——是谁，又是怎么告诉他的？没有人知道。也许是某位邻居说的吧——之后，他更是整天蜷缩在自己的角落里，似乎成了家中的外人。甚至大人們的宠爱也会被他看成是来勾他的魂儿，他会立刻变得泪眼汪汪。这种情况其实是司空见惯的。人有些时候会变成天生的囚徒，琴弦自己就会断。可萨比哈不同。她是这个家的一个童话。她永远不知疲倦地说话，跑遍家里的每个角落，编出一个又一个的故事，无休无止地唱歌。她的欢笑和喧闹，在很多时候是“伊赫桑先生之岛”的主宰。

她已经三个晚上没有正经睡过觉了。为了能和大人們一起守候在父亲的身边，这几个晚上她一直躺在病人房间里阳台边宽敞的坐榻上装睡。

看着小姑娘消瘦了的脸庞和凹陷了的眼睛，明塔兹不得不尽可能装出一副开心的样子。就像过去的三天里一样，小姑娘头发上的红发带已经不见了。

三天前，她对明塔兹说：“我不戴红发带了。等爸爸好了，我再来打扮自己。”说这话的时候，她像往常一样开朗，用脸上讨好的微笑来表达她对周围人的理解和友谊。但当明塔兹轻轻地抚摩她时，小姑娘忍不住哭了起来。萨比哈的哭分为两种。一种是孩子气的，带着刻意而又固执的残忍。每当这种时候，她的脸会变得很丑，声音变换着古怪的音调，不停地跺着脚，像所有自私的孩子那样变成一个小魔鬼。另一种是面对真正不幸时的哭泣。尽管这种不幸仅限于她那小脑袋瓜所能理解的程度。这时的哭泣是无声的，而且往往会在半当中戛然而止。她至少会有一小段时间忍住眼泪，但她的脸会变形，嘴唇会不停地哆嗦，泪汪汪的眼睛会努力去躲开别人的视线。她的双肩不会像第一种哭时那样变得僵硬，而是会塌陷下去。只有在认为自己被忽视了，被小看了，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或是觉得自己被排除在那个只有美好与友善，由珊瑚枝和贝壳装点着的五彩的孩童世界之外时，她才会用这种方式哭泣。这种时候，明塔兹甚至会觉得连小侄女头上的那条红色丝绒发带也不再鲜艳了。

这条发带，是萨比哈给自己找到的一件饰物。那还是在她两岁出头的时候。有一天，她把从地上捡到的一根樱桃色的布条递给妈妈，对妈妈说：“绑到我头发上，绑上。”从此以后，她再也没有同意过把红发带解下来。而这两年，发带已经不再是一个装饰，而成了她在家中的一项专利。属于她的每样东西都会被系上一条红发带。在萨比哈的眼里，红发带仿佛就是一个国王颁发的勋章。从刚出生的小猫、洋娃娃到她所喜欢的家具，尤其是她那张崭新的童床，她所喜欢的每一件物品和每一个人都会得到这样一个“勋章”。她有时甚至还会根据自己的意愿颁发出去的“勋章”收回来。家里的佣人曾经数落她是一个被宠坏了的孩子，并向她母亲告了一状。等事情过去之后，哭够了的萨比哈很认真的要求佣人退还了她亲手送出的红发带。事实就是，萨比哈的童年生活完全认可了这类褒奖和惩罚。至少到父亲患病为止，萨比哈一直是家里唯一的主宰。即使是阿赫迈特，对一步步取代了他在人们心中地位的这位妹妹的主宰权也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萨比哈是在一场让这个家几近崩溃的灾难之后降临人世的。玛吉黛在生萨比哈的时候处于半疯癫状态，是萨比哈的出生，让她回归了理智和生活。实际上，玛吉黛的病并没有痊愈，还会不时地轻微发作。每当这种时候，她仍然会像过去那样



在家中不停地讲故事，用小姑娘那种甜甜的声音说话，或是接连几个小时一动不动地站在窗前或坐在沙发上，等待自己的大女儿，那个她从来不愿提起的孩子的归来。

这是一个天大的不幸。伊赫桑也好，大夫们也好，都尽了最大的努力不让玛吉黛知道这个不幸，但是他们脸上的焦急和痛苦，还是没有能够瞒过在临产前的阵痛中翻来覆去的玛吉黛。最后，她还是从年轻的女看护那里知道了真相，几乎是爬着来到了停尸房，呆呆地站在已经整过容的尸体前一动不动。之后，她一直没能恢复理智。

她在高烧中躺了很多天，并且在高烧中生下了阿赫迈特。

事情发生在八年前一个六月的早晨。泽依内普和奶奶一起到医院看望母亲，因为突然发现没有把准备好的礼物带来，她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便跑到了医院外面，为的是等父亲来后请他回去拿一下。谁也不知道当时小姑娘为什么陷入了沉思。但就是这短暂的瞬间，死亡突然降临到了她的头上。

伊赫桑永远不能原谅自己把妻子骗到医院里生产的行为。当时，医生告诉他玛吉黛的情况非常严重。他在灾难发生两分钟后来到了出事的地方，亲眼看到躺在血泊中、尚有余温的女儿，亲手抱起小姑娘送到了手术台上，并且眼睁睁地看着最后一点希望的破灭。

命运的安排是如此的周全，以至于没有任何人需要对这场灾难负责。玛吉黛根本就没让女儿到医院来。伊赫桑的母亲连着两天顶住了小姑娘的再三要求和哭闹。伊赫桑因为找不到出租车，只能坐有轨电车赶到医院。为了能尽快赶到医院，他甚至在电车的脚踏板上站了一路。也正因为如此，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应该为这场灾难负责。但最把自己看成是这场灾难的罪魁，并一直生活在因此而产生自责中的是阿赫迈特。

明塔兹看见阿赫迈特的时候，那孩子正以随时准备逃跑的样子站在父亲的床头。玛吉黛则是呆呆地站着，手里不停地摆弄着身上那件羊毛外衣上露出一根线头。

看见明塔兹，伊赫桑高兴了起来。他的脸依然通红，胸脯艰难地起伏着。也许是因为早晨光线的原因，伊赫桑看起来比实际情况还要消瘦。长长的胡须给他的脸上蒙上了一层古怪的表情，似乎在说：“我正在脱离伊赫桑。过不了多久，我就会变成随便某个物体，甚至什么都不是。我正在为此做着准备！”

病人做了一个不知所云的手势。

明塔兹向着床弯下身，说道：

——我还没有看报纸。想必不会有什么可怕的事发生。

而事实上，他可以肯定战争已迫在眉睫。“世界要改头换面的时候，事变便不可避免。”伊赫桑在与他谈论近年来的局势时常常会引用阿尔贝·索勒尔^①的这句话。而明塔兹近来给这句话又加上了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位诗人痛苦的预言：“欧洲的末日……”但现在没法同伊赫桑讨论这些，因为伊赫桑病了。

即便躺在病榻上，伊赫桑还在思考着时局。他的手做了一个无可奈何和肯求的动作后跌落在了被子上。

——他晚上的情况怎么样？

玛吉黛用如同绿草茵茵的梦境般温柔的声音回答道：

——一直这样，明塔兹，一直这样……

——你一点儿都没睡吗？

——我和萨比哈一起躺了会儿，不过没睡着。

她微笑着用手指了指坐榻。她其实是可以带着那种面对绞刑架时的惊恐与战栗来示意这个她已经躺了五个晚上的地方的。但微笑，在玛吉黛奇特而又无限丰满的个性中占据了半壁江山，以至于没有了笑容，别人是无法认出她的。“谢天谢地，那些日子已经过去了！”是的，让玛吉黛失去微笑的日子已经成为了过去。

——不管怎么样，你还是得睡会儿。

——你快去快回。还有，昨晚上火车声响了一夜，我根本就没法睡。也许是军队在调动，我说不好。

我是在卡斯塔莫诺^②收到电报后才得知这个噩耗的。马上就赶了回来。孩子已经和玛吉黛分开，每个人都在为玛吉黛忙碌。婶婶像疯了一样。伊赫桑成了他自己的影子。那个夏天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如果没有伊赫桑坚强的生活信念，真不知道玛吉黛如今会变成什么样子？

伊赫桑指了指玛吉黛：

——对她……

① Albert Sorel (1842 - 1906)，法国历史学家和作家。

② Kastamonu，土耳其北部黑海沿岸的城市。



他停了下来，似乎没有力气把话说下去。过了一会儿，他才艰难地把话说完：

——你对她说点什么吧。

我的天！他说话时是多么费劲啊。这个曾经是最能言善辩，讲的课、聊的天、说的笑话让人很久都不会忘记的人，此时却是费了多大的劲儿才把这几个单词连贯了起来。但他还是满意的。无论如何，久远的记忆——这是他的原话——还是帮上了忙，他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他相信明塔兹肯定会想方设法去减轻玛吉黛的劳累。他的目光停留在了年轻人的脸上。

走出家门时，他几乎是用久别重逢的目光审视了一会儿门前的这条小街。街对面的清真寺门口，一个小男孩正盯着矮墙里边的无花果树上伸展出来的枝条，手里摆弄着一段麻绳，也许他此时正在盘算着一会儿该怎样把枝条上那诱人的果实弄到手。“就像二十年前我所做的和想的那样……可那时的清真寺不是这个样子的。”忽然之间，他的心中涌起了一股强烈的伤感，“街道也不是这个样子的。”

小街沐浴在一片光明之中。明塔兹若有所思地注视着这片光明。之后，他把目光收了回来，再一次看了看那个男孩，还有无花果树的枝条和树后清真寺的穹顶。覆盖在穹顶上的那层铅皮已经脱落，就像摘掉手上的手套或剥去无花果的皮那样容易。“栗色眼睛的穆罕默德先生，”他想，“我还得去弄清楚他是谁！”在艾于普^①还有一座属于这个人的清真寺和一座陵墓。但他能弄清楚那人的身份吗？

2

明塔兹得到的地址大多都是错的。他去的第一户人家，根本就没有一个叫法特玛的看护，只是这家的闺女曾经参加过看护培训班。女孩微笑着接待了他，告诉他说：“我报名参加培训班，是为了如果打起仗来，也许能做点什么。不过现在还什么都没学呢。”随后她的声音一下子严

^① Eyüp, 伊斯坦布尔一个区。



厉了起来，“我哥哥在当兵，我是为了他……”他去的第二家确实住着一位看护，不过三个月前因为找到了一份工作而去了内地。接待他的是看护的母亲，她对他说：“看看吧，如果我能遇到我女儿的朋友的话，我会让她去找你的。”

明塔兹以一个不想搅乱游戏的人的耐心，找了张纸记下了地址。这家人很穷，房子也很陈旧。“这家人冬天该怎么办啊？靠什么来取暖？”离开时，他陷入了沉思，他很奇怪自己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想起这样一个问题。因为现在正是盛夏的八月，即使是在早晨，街道也如同一个个烤箱般吞噬着过往的行人，让人热得喘不过气来。这时候，如果能在一片树阴下，或是在岔路口呼吸一下凉爽的空气，整个生命都仿佛会轻松起来。伊赫桑曾经说过：“这个夏天我不能离开图书馆太久，无论如何我必须写完第一册。”第一册……想到这里，明塔兹的眼前仿佛出现了一大堆写满字的纸，用红墨水写下的大大的注释，还有那些犹如自己在与自己争吵的涂改……谁知道呢？也许这本书永远也不可能写完了。这个想法所带来的伤感，陪伴着他走过了一条又一条街道。他不时走进街边小店或是咖啡馆，不厌其烦地打听。他找到的唯一的看护对他说：“我丈夫病了，所以我请了假。我可没失业。等把他送进了医院，我会重新开始工作的。”那女人的脸，让人不禁会联想起一堆废墟。

明塔兹不由自主地问道：

——他得的是什么病？

——他瘫痪了。当时我没在家。他被人送回来的时候是半身瘫痪。如果送他来的人能动动脑子，马上把他送进医院就好了。现在，医生说要等十天才能有床位。那个冷血的女人，我求了多少次让她别再缠着他。他既没钱，又不年轻，也不英俊。我让她另外找个好的，她却偏不，非缠着他不可。这下可好，我还带着三个孩子。

“再见！”明塔兹向那个女人，也是向这个家庭悲剧告别了。三个孩子，瘫痪在床的丈夫，看护微薄的工资是这个家庭唯一的生活来源。他们住的是一套大房子的两间屋子。刚才他看见了放在坐榻上的水桶，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厨房，甚至可能连厕所都没有。房子是全木结构的，没准是当初某个富有的官员——财政局长或是其他的地位显赫的地方官员送给女儿的嫁妆。尽管表面的油漆已经斑驳脱落，但还是看得出当初主人在建造这所房子时肯定煞费了苦心。房子的木窗、窗框和屋顶上布

满了精细的木刻，门前有一个五级的台阶。房子右侧的门后面是专门用来存放煤的储藏室，不过房子的主人已经把这个储藏室租给了一位煤商。说不定厨房也被租给了别人。

一辆装满煤的卡车正颤颤巍巍地朝他开来。庞大的车身几乎把整条街都给堵上了。

明塔兹拐进了一条岔道。

他想起了前一个夏天和奴兰一起漫步在伊斯坦布尔街头时的情景，也许他们还曾经来过这里。他仿佛又看见了自己和少妇肩并着肩，几乎是合二为一地相拥而行，在炎热的夏天里擦着额头的汗珠，一边谈论着刚刚在喷泉边读过的碑文，一边走进了清真寺的天井。这已经是一年前的事了！明塔兹仿佛是为了寻找能让自己重回一年前的捷径似的环顾了一下四周，这才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七烈士”区。为了胜利而牺牲的烈士们在那些石块垒起来的坟墓中肩并肩地沉睡着。狭窄而又尘土飞扬的街道，在烈士墓周围开阔了起来，形成了一个微型的广场。路边的一幢两层小楼，如同硬纸板搭起来的玩具跑车般简陋。敞开的窗户里传来阵阵探戈乐曲声。几个浑身沾满尘土的小姑娘在路中央做着游戏，她们唱的童谣让明塔兹停下了脚步：

门官、门官开开门

给你开门，你给啥……

小姑娘们个个都很健康，也很漂亮，但穿着却很寒酸。这个曾经拥有阿里将军府的街区里，如今却充斥着被生活遗忘了的房子，寒酸的衣着和古老的童谣，这让他感到了一种莫名的惆怅。童年的奴兰肯定玩过这个游戏。在她之前，她的妈妈、她妈妈的妈妈也一定唱过同一首童谣，玩过同一个游戏。

应该继续下去的，是这样的童谣，而不是阿里将军或者是他的府第，甚至不是他曾经居住过的街区。我们的孩子应该唱着这样的童谣，玩着这样的游戏长大。一切都可以改变，我们甚至可以改变自己的意志，而不变的，是那些构成我们生命、给生命打上我们自己的烙印的东西……

伊赫桑对这些了解得多么透彻啊！他曾经说过：“每一首摇篮曲的背后，都躺着几百万个孩子和他们的梦想！”但伊赫桑在病中。他仿佛又看见奴兰生气的样子，看见自己和她神经质地谈论着报纸上的新闻。